說郛目錄

弓第二十九

暘谷漫錄 洪蕈

友會談叢 上官融

野老記聞 孫穀祥

灌畦暇語 闕名

澗泉日記 宋虎

步里客談 陳唯室

雲齋廣錄 李獻民

國家圖書館藏書之寶

續骫骳說 朱昂
西齋話記 祖士衡
雪舟誌語 王仲暉
西軒客談 闕名
蒙齋筆談 鄭景璧
廬陵雜說 歐陽修
昌黎雜說 韓愈
漁樵閒話 蘇軾

暘谷謾錄

宋 洪蕓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拱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大劇雜人折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叅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申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

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風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祝以物色皆不屑敎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筭能書但夕遣以詣直不下旬月果至初憩五里頭時遣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曆敘慶新即日伏事左右未乞以回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衫翠裙參侍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厨娘亦遽致使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五盃五分厨娘請食品菜品質次守書以予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菜品第一爲蔥虀餘皆易獲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五分各用羊頭十個也蔥韭五碟合用蔥五斤宅稱是守因疑其妄然未欲遽爾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厨師告物料齊厨娘發行奩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

燿爛耀目皆是白金所爲大約止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厨娘更團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床徐起切抹批臠慣熟條理眞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宅所厨娘笑曰若輩眞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蔥韭也取蔥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醢浸漬餘弃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賦難以盡其形容食之與筯無羸餘相顧稱好既徹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只試厨幸中台意照例支犒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探囊取數幅紙以呈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千券數疋家聚或至三二百千雙足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强私竊喟嘆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宅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齊大餓黔敖爲倉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矣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且以文意言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二字從而謝焉其上當有黔敖二字檀弓之缺字如此

子鼠丑牛寅虎卯兎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鷄戌犬亥猪爲十二相屬前輩具未有明所以取義者余曩日見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四瓜兎兩瓜蛇稱舌羊四瓜鷄四瓜猪四瓜其說極有理必有所據惜不及詳聞之今璩以下世久矣不敢掩其善遂筆於此

世俗爲善謔者多折字爲謎然無理趣極多不足稱傳說曩聞同僚推坐者間舉儉字謎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予如何過恐多有所本非一時所能撰其正大明白眞善謔而有益

者豈特可助談話而已故筆之也

友人張堂宗以片紙錄示奇竹事云同邑者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其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笋及笋矣又多憔悴不茂故歷十有餘年笋而竹者纔得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二字點畫可數余喜而請曰造物生化之妙一至此矣前事固未始見聞也煩君轉覓一枝遺余杖策庶日日摩娑時時警省是亦前人惜寸陰分陰之義雖

然愛其周之愛其未必周之能割愛否也宗與周固愛奇然分以遺愛者是爲眞愛而能分以遺愛奇者是以爲眞愛奇者也吾必有以復命而表吾言之不妄矣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道爲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理以今俗語指官員衙位爲一道官御衣服領緣爲一道領緣大槩以道御路至於官司符引據牒亦曰幾道士之文義策論

訴幾道則未詳訓義

校明鈔本一過丁巳九月十三日沅炑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道為說何

是矣

是以為真愛奇者也吾必有以貫命而來吾言之不

愛奇然分以道愛者是為真愛而能分以道愛奇者

然愛其周之愛其未必周之能愛否也宗與周因

友會談叢

宋 上官融 華陽人

以足唐段成式言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而為手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又雙肩如削循行衢道求丐為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浣面亦如之其輕捷穩便與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韋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為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將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無恙又段言景德中因事到

岳州曾見一婦人無兩臂但用兩足刺繡鞋片纖緻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而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意世有無徒之人手足具完且不能自養乃甘死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知不誣云

聚斂故滄洲節度使米信本叙夏部落以軍功論官至進之節度使加節鉞儉嗇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是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筭何啻千緡其長子簪任供養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專但于宣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典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纔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珍異以袍帶令頓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日有數十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夫諂佞互攻襲駭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致于延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

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齊約交遽及信塟
畢藉其餘者皆信時十去五六焉外無官俸內無私
帑閨門百口之給不可去者如以恣縱蕩費更愈于
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費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
弟方四歲乳母之與家人竊議若此子不改我輩皆
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眞宗在宗壽
邸尹開封聞之赫怒其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
奉者并出之簪一不著身仍除其班簪因索然無歸
寄跡旅店乃歷自來遊從之處求衣食人既數次亦

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獄卒搖鈴子夜單逕聊足餬
口素不服勞又以踈怠被逐京師貨樂者多假用獅
子胡孫爲戲簪聚人供奉者形質幺麼頰頰尖薄克
肖胡孫復委質終戲場焉韋繩貫頸跳擲不已傍觀
爲之顏厚而彼殊無怪也噫公侯裔一旦如此有其
父必生其子何足怪哉
義僕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僕輩從
泛舟而歸內一僕患痼未得愈蒙周以船小暑毒妨
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江行擠于中流僕者

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强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置于家占身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力扶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倒波間篙楫莫制移時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父具聞官司官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病僕已間矣于是悉心致哀昇致其襯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不懷擠江之怨焉夫趍走人事職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其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比世之名列章服而贊曳紳組者外貌是人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輕言 柳如京嘗與處渚潘閬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自衒之端拱中與金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涼宵話也自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鑰甚祕柳怒將笞馹吏馹吏曰此非敢靳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强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警夷夏縱有凶恠因而屏之于是啓戶掃除靜處其中閬思

口古人尚不敢欺暗室何紿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用籍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深省可也柳不答閬出密謂馹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閬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披髮執巨錘由外垣上正據甌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尚不寐正斂衣循墻面思閬行叱之柳怵然舉目初不甚惧再呼之自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閬遂數柳平生幽隱

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累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忙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宦事未了盛年昭代忍便捨焉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庶上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吾只便是潘閬也柳知其所爲誠不勝慙阻再三邀閬下屋閬曰公性格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于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去聞者爲之絕倒柳河東剛毅人人皆畏之一旦爲趙遲所懷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

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胡孫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爲廠性其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鴟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之捕莫見忽之庖竊肉脯置瓦溝上潛身屋橑間俟鴟下攫跳而擒之遽決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子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折爲縷焉廐吏驚報廷渥覩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篤猶于人也教被于質則

慶愛生于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嗤嗤識又愚下惑于遠而泥于近舍其本而存其末猜嫌于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也悲夫

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茅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柵焉架險就平重複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澍亦不浸潤其梁柱榱題頗甚華麗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

循禮法公事惟吏稍識去就除茲而下莫吾知也俗輕生重死悔性亡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之處並首而臥緯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祭設乃燬其草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爲高丈餘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星天也二族于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土人多言却不之信是時主帥折惟中出巡邊徼拉予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柵致于嶺上而新者氈角宛然異俗如此其低徊昵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土風差殊可駭若此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蜑前達名公書其恠以此思彼眞爲實錄

丁巳九月既望取明寫本板定沅州記

公書其性以此恐效真爲實錄

風差殊可疑若此則爲此後同人之學者誠當

用個眼愛又如此爲平州地大京不及二千里而土

[illegible]

[illegible]

野老記聞

宋　孫穀祥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草草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慰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如[illegible]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

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illegible]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illegible]

知誣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叅賊王捷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叅豹書叅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頒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路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辠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知士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方惟深子通隱於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儜青驚怖郤行數步青在鎮無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病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
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
骨草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
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議評詩文
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鄉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塌了
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
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

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象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作佳格
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硯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
班上御殿差脫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
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眞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
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
大賊天下之大蟊遂以急遽公事請跋京陵逆姦詐

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閙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者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匪尊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本已此豈偶然哉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温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都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聞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揆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濤道源云

齊地有蠱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說者以爲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閤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李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欵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千萬緡奇數爲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今之與用名紙有官即不用弔慰人即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即以手伏

淮畦瑕語

宋　無名氏

淮畦瑕語者何老圃矇類之云也嘗憶蚤年血氣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時名即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悟顧胸中有所謂不可刮磨者惴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敢發遞知昔時所爲苦辛以求者大可怪咲非但無益抑爲身妨吁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於是決去脫謝

纓弁故丘之旁有地彌畝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以蒔蔬曰咸宜哉夫籍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潤於泉脉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以不匱率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皐壤悅暢負杖曳履暫出郊墅比隣之人保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吻頤咄咤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相顧捧腹一咲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廼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照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惟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彌山東民胥仇焉而聵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葅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

乃叩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荳落而爲萁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謄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悱罪及三族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致其情辭甯語尤爲深切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由於疎遠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朝廷有非辜矣讒忌之嘗來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噫曾謂孝宣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仙人海春居髑髏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由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知之乃坐旁石上仰春面而嘯春所化石應之而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

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虛也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鬱紆而不達聲在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澌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唯嘯肯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恒風生於虛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元勳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苗曰野馬不可騎鬼絲詎宜織爾非苹與蒿豆供麑鹿食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以媒孽之人爲搆於旁約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不可以不戒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於營國近吳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滅景追

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葢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廼如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綫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況不爲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去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爲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向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囂寂定氣除了復何在子嘗試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寄傳於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而不必有其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

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積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呼吾所聞於吾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嘗擇焉於吾言可矣

澗泉日記

明鈔六卷本但無本末一條而抒隱氏四條書之上方以該而聚珍本一勘也九月十六沅姓紀

宋　宋虎字仲玉

素書云足寒傷心張無盡註謂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支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名位足以誘人奉養足以移人知本者不移於名位克儉者不移於奉養明道以求本節用以從儉自然爲世偉人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捄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

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
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者也苟功十而過一焉苟例一
汲庇十後之庸人必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難
而忘矣本傳晦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
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蒙惡聲論北宮伯子
家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眞揚善贊酷吏人
有所褒不獨暴其隱皆過十而功一與十而廢一後
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望其自

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
贊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昔館閣第天下
學記以袁州李泰伯所作爲第一
兒子正曰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
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
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
於有孚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
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
歟

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
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
六賊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
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
[illegible]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官柳拂宮墻樓殿
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
斷腸
大抵人生一世哀樂相生父母妻子最情愛之厚者
是謂天倫相聚曾不幾時而死者常先後其能不悲
者鮮矣萬物皆歸於盡釋氏論識心見性欲遣此累
耳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
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
草舍燕處其中蘭菊藝之臨水時種梅花霜月春風
日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履以給薪水釀村酒
而飲之案無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
覺數十卷而已杖黎躡履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

激湍鑒澄潭陟危嶠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峯顧不樂
而死乎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
老之地公曰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
居也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著
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
可不載之事泯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蘇明允云婦人之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也匹夫
之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也宦者之有謚自東漢之
孫程始也蠻夷之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也漢魏之
間諸有封爵者乃得謚謚爲卿相而無謚至晉元帝
太興三年乃與賀循謚又云不仕而謚起於處士之
僞也周公謚法春秋謚法沈約賀琛扈蒙六家之
書其中稍近古而可據者莫如沈約然亦非古之謚
法

汴都失守本於耿南仲主和二聖初遷本於何栗主
和維揚失守本於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逆亮之變本

於秦檜主和

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敗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

史記文字兩手所作父文密子疎蕩西漢文字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者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甯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三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

隱民分同民也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

無勢不可與小人相見無利不可與小人相接小人所知者勢利而已焉如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必納侮而不可悔矣

經書養人德性史傳益人神智

秦檜隨世就功名之人爾不必論學與議論也

壽皇有神廟一新天下之志而用人不專舊話所以終身二三其說難盡心用力欲振臨于只消玉江淮小小從窄規模結殺子可以大息其無臣以副其心志尔

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武子家傳之作其他摭事而無文皆范曄之文也史之難也如此伯喈文字不多不及三班也

求去貧賤之心不已則犯上凌下靡所顧忌而寒下有不可勝言者矣

李生者居餘干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于市常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著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而溺死于河其家弗知也但惟連日弗歸遣親信四方尋求畧無蹤跡泊官驗

視或有報其家者亟前詣之已腐敗僅能辨認欲求免洗滌已不及矣遂藁葬于藂塚間立木牌於墳云賣藥李郎中之墓或有題於牌後曰賣藥李郎中是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去二婢尋弃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有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邪他日後夫醉之以酒扣之妻云向所遣去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又受斯報云

宋 陳唯室先生陳長方字齊之中吳人

聖智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言擇館伴鉉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往來鉉及復問之其人聲語言不識丁而已鉉無如之何也太祖初受禪一日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四顧曰射殺我也未到爾做在聖度如此

聖度

漢文章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

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如或問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則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希穰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騢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正公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

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過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

擾明吳匏庵家鈔本說郛校過丁巳九月沈姓

宋 李獻民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作詩寄語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披箋搥管爲書寄生生日我已至矣何用書爲妻但揮涕而不答

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鴈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客客曰君思念之極以至于此後旬日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無少差失

汝陽溪穆清叔因寒食縱步郊外會數年少同飲松梨花下以香輪莫輾青青破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粧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繞不勝愁衆客閣筆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朝廷天下由是知其名然不喜仕進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田況守成都與詩曰深慚蜀太守不及采芝人

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於北固樓太守命坐客賦詩殊先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月多芳艸春在濛濛烟雨中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傳知西京以姚黃魏紫及酒惠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續甑骫說

丁巳立冬後三日依明鈔本校有女真之識元宵詞二條刊本所無也 沅林

宋 朱昂 號聘游子

予居本里或有示予晁無咎甑骫說二卷其大槩多樂府歌詞皆近世人所爲也予不自揣亦述所見聞以貽好事名之曰續甑骫說信筆而書無有倫次豈可彷彿前輩施諸尊俎止可爲掀髯捧腹之具耳 壬戌六年卒月聘游子叙

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之治亂在乎士氣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强故善養生者使

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開納受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蔽也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致也

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酌斟六經參考衆論然則文章自六經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而因時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論平淮西碑文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若如左氏叙謀師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明文章用如美人本於好色退之送窮出於逐貧杜牧晚晴蓋托小園歐公黃楊實則枯樹其他往往如是未可以槩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

參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俗姓王氏杭州錢塘縣人幼不茹暈父母聽其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爲比丘受具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喜爲詩秦少游與之有交許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其骸制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敬集其詩序之竟不果而卒參寥嘗寄宋歸老江湖既示寐其傳孫佐穎以其集行於世然詩稿有不得傳也

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影寫蓋不獨寶其畫也東坡守彭城參寥常往見之在坡座賦詩援筆立成一坐嗟服坡遣官奴馬盻盻索詩參寥笑作絕句有禪心已作沾泥絮之語坡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任西湖智果院坡南遷素不快者招撫詩語謂有譏刺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蘇黃門每

西齋話記

宋 祖士衡

蔡州褒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容貌常似五十許人去邑城不數里有田百餘畝歲自耕耘力不懈凡春秋田率各只種一色是歲所種之田例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藏取所得常募里中尤貧之者輦負就寄其家約日與之饘粥之費以充傭直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久之遷一處凡數四即並盡矣來歲復如之

未嘗言事未嘗干人或有疑其有道術輒哀祈之者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矣大中祥符初今太守少卿蔡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托以達信堅爲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蔡卿盡禮迎待畧無留意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藉載之備矣外復何求乘閒訪以黃白之事笑而不荅數日求去蔡卿欲厚遣之悉無所受既歸所居語其隣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期還曰幸各自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潛去于今莫知所適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敘感遇俯伏流涕且曰子孫繇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針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心悶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

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針針之即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行忽若夢覺耳郡人競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針乃黃帝針八邪穴也若虛即今尚奉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砧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木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灾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丁巳九月校叢書堂本 燕超

雪舟脞語 一曰雞肋未脞語

宋末初 邵僖暉 字亦同 麗陵人

唐悅齋仲友字與正知台州朱晦菴爲浙東提舉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執二人曲直對曰秀才爭閑氣爾悅齋眷官奴嚴蕋奴晦菴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郡蘇決蕋奴乞自便憲使問曰去將安歸蕋奴賦卜筭子末云住也何如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憲笑而釋之蔡絛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捲金泥問寂寥人去後望殘陽衰草低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詞手去治國事豈爲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念思悽惋未幾下世徽宗亦工長短句方北將在舟中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過船兒倒轉後在汧州有二絕云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是搔首賦車攻又云國破山河在宮庭荆棘春衣冠今左繼忍作北朝臣又云投秩汧城北西風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淚思悠悠嘗膽思賢佐顒情憶舊游故宮禾黍徧行役閔宗周又云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祊隔越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又清明日作云茸母初生忍禁煙無家對景倍悽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遥指鄉關涕淚漣以上詩並見天會錄又嘗膽錄云道君喜爲篇章北狩以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告變并弃炎火所傳

於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或謂徽宗乃南唐後主後身其然豈其然乎

靖康徽欽北狩紀其事者有泣血錄避戎夜話靖康野史朝野僉言趙子砥北歸錄曹勛北狩錄王若冲北狩錄天會錄靖康小史痛定錄嘗膽錄竊憤錄覽之使人涕洒沱然不意後人復哀後人也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賓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藏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徙本齋有兩同舍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朶孫歲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藏所指馳之北去關後諸生趦趄不行人雖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飲一桶無匕筯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攖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放回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方梧坡元善鄉之前輩也其父無子偶妻之妹來省其娣私之有娠妻乃爲作產蓐狀生梧坡厚貲裝以嫁其妹梧坡買補據入太學以泛免過登科齋舍謂之三無同舍蓋生無母補無據登科無解也

文文山天祥劉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裹

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知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粗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誠貫日華夷見氣嶺風霜草木知却恐史書審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已塵緇夢覺功名黍已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山留得裏遺屍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出其門是謂重臺也幹之幹曰踏床兒即重臺之謂臺或作擡與臺只此臺字也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更諫不從彭曰不把錢做錢看無不可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記之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大

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蜀根本其後蜀之流難者多歸焉蜀重城猶無恙眞西蜀根本也

按明寫本從郭溢出刊條補錄於左方沅牧丁巳九月

西軒客談

闕名

蜂蝎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愼所發使人有所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寧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沍終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有時融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一二分害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民忘其害矣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

居多民忘其惠矣

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月桃李華不適於用爲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感時君既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返速其至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堯舜之後不振夫子之窮顏回之夭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楊雄之

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爲聖爲賢得名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楊若還無姓字玉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筵水陸并顧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茅簷下飽我藜藿羹羨讀是詩則於兵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室燃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
蜀錦燈籠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爲物慾所蔽也亦然
魚日游泳於洪波鳥日翱翔於太虛不復自知其居
於空水也使知其飛於空則墮浮於水則溺何哉以
其無心也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爲
項羽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拒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
古墓初覩墓側有碑斷倒草間字磨滅不可讀初
揣約十丈遇一石門鋼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
開開時箭發如雨射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輒
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刻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
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
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
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其棺兩旁
颯颯風起吹沙撲迸人面須臾風沙大作埋沒人足
壅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即塞一人出遲被沙埋死
不知何術也始皇墓藏機巧殊不及此何哉

羽毛鱗介人見其爲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爲人

也如所謂烏衣國南柯郡之類是已昔唐太和間荆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葛巾策杖入門揖士人曰乍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蓄蜚士人數號有膽畧見如不見其人乃登床責曰獨不存主客之禮乎復登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奥何乃頑狂輒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被其咬咂四肢痛不可忍曰汝若不去必壞汝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遥望一門小如竹節將及其門不肯入復被其齧恍忽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衛甚嚴坐者叱曰吾憐汝獨學俾小見往何乃致害今當腰斬遂有數人持刀擁臂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汝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

踪跡其處見有小穴蜥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蜥蜴十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士人取蜥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虞亦異矣哉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比官黜孟施舍皆武有所主故能不動毋與吝語國初人有慕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間寂之後擲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戍皷鼕鼕而起乃急施鍤鑿以混其聲如是九三日夕既得已復繩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爲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觀及乎立夏氣既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詠三皇詩爲孟春天氣早晨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晨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爲何如哉

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

有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裡必須靠一念子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踵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騖則落空也

前輩說作詩作文記事雖多只恐不化余意亦然謂如人之善飲食者肴蔌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說話了也故韓昌黎讀盡古今書殊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楪盛釣餌羅几上俾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邪安石聞而銜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於

學問文章儘有好處及觀諸其行乃忌刻若是吁豈士君子所爲哉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於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謂能使人貧富生死余每未敢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衰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繇聚金[illegible]說乃先求通好爲[illegible]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illegible]笑其愚佯許[illegible]

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爲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鬱秀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斛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爲楹九七仁智殿在山半爲楹三山前白玉爲橋長三百尺直儀殿後殿在太液池中負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珍禽異獸在焉是爲金主遊幸之所未幾

攻破燕城金人遷汴矣推此其說驗否蓋有不
攻自破者云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哈麻短毀漢法不得行其學
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
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啁童雉架滿詩
書山色水光詩懷洒落是以心思意緒日月在此安
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
無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
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每讀是言未
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於百載之下云

宋 鄭景璧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陂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稽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便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

從之遊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以聞遂得謝朴亟無子而野有子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聞亟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揩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實韓洛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牖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洛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實暴疾亟而還蒐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冥官問狀實言此非我蓋韓洛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實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洛有三子連亟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亟而洛亦亟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

溺不止經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
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
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牓曰西誕獄
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亦有兆相符會
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實亦然甚哉禍福可
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
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又其門閭而責報於天
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

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祁公制治廣南時
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
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慶玉帥必不能及乃
與黨蒙鈐束聚數千人聲搖瀕南朝廷遣楊畋討之
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則偽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
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
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
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劊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
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侍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

覩一夕登圃忽卧于圃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
徵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
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來陽縣釃口寺退之作
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
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
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
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
已晚矣乃聞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退矣然邑人
之終不已後復以水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
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未能廢焉芸昊謫郴州過見
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
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
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
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
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
更廟貌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
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

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絶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壤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知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眞精之極因緣而有即其逝者雖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依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益自蛾種而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眞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當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鎭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靡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

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世號顒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扃鐍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大害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爲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之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沒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爲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

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懽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敬詩云禁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劒俠入非是此正遵家以氣鍊劒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區區血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棄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漱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翻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惠吾鳩杖無倨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當以自隨注歲行山間使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爲觀顧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憊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蕆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即爲引滿

當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被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劉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囷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後本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玉烈石蓋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爲裂石濶不滿三四尺其高三尺不

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渾康甞得入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意當有爲不止爲洞言也

廬陵雜說

宋　歐陽修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

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厄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蔽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暑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

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唐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雲氣泛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擊下土洎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此公之寓言什之一

漁樵閒話

宋　蘇軾

人化虎

漁曰張君房好誌恠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患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弟反閉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眞虎也悲哉忠受氣爲人俄化爲獸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觀涎流于舌欲啖其子豈人之所爲得非忠也久畜慘毒狠暴之

心而然耶內積貪惏吞噬之志而然耶素有傷生害物之蘊而然耶居常恃凶悖怒殘忍發于所觸而然邪周旋宛轉思之不得

樵曰有旨哉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見向所述之事遂失人身而託質于虎是釋氏之論勝矣子知之乎昂昂然擅威福恣暴亂毒流于人之骨髓而禍延于人之宗族者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傾人于溝壑以狥一己之私意非虎哉剝人之骨血以充無名之徭費非虎哉使人父子兄弟夫婦男女不能相保而骸骨狼籍于郊野非虎哉吾故曰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於戲以仁恩育物豈欲爲是哉然而不能使爲之者自絕于世人何足恠

倀鬼

漁曰長慶中有處士馬極與山人馬紹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見一老僧古貌龐眉體甚魁梧舉止言語殊亦朴野得極來甚喜及倩極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因馬紹繼至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食訖即脫斑衣而衣禪衲

熟視乃一老僧也極詰其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極力推
惟及老僧歸細謂極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極視僧
之口吻尚有餘血殷然二人相顧而駭懼乃默爲之
計因紿其僧云寺井有惟物可同往觀之僧方窺井
二人併力推入井中僧墮乃虎形也于是死以巨石
而虎斃于井二人者急趨以面歸計值日已薄暮遇
一獵者張機道傍而居棚之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
羣虎方暴何不且止于棚上二人悸慄相與扳援而
上寄宿于棚及昏瞑忽見數十人過或曾或道或丈

夫或婦女有歌吟者有戲舞者俄至張機所衆皆大
怒曰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令方追捕次有人張
機殺我將軍遂發機而去二人聞其語遂詰獵者彼
衆何人也獵者曰此倀鬼也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
既已鬼矣遂爲虎之役使以爲前導二人遽請獵者
再張機方畢有一虎咆吼而至足方觸機箭發貫心
而踣逶迤向之諸倀鬼奔走却回伏虎之前號哭甚
哀曰誰人乃殺我將軍也二人者厲聲叱之曰汝
輩眞所謂無知下鬼也生既爲虎之所食死又爲虎

之所役今幸而虎已斃又從而號哭盡哀何其不自
痛之如此邪忽有一鬼荅之曰某等性命既爲虎之
所啗食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寃今又左右前後以助
其殘暴誠可愧耻而甘受責矣終不知所謂禪師者
乃虎也悲哉人之愚惑以至于此近死而心不知其
非宜乎沉沒于下鬼也

樵曰舉世有倀鬼不爲者幾希苟于進取以速利
祿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非倀鬼與巧詐百端永爲
人之鷹犬以備指呼馳奸走僞惟恐後于他人始未
嘗之僕首早辭態有同于妾婦及既得之尚未離于
咫尺張皇誕傲陰縱毒螫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心一
旦失勢既敗乃事愴惶寔逐不知死所然終不悞其
所使往往尚懷悲感之意失內疚之責嗚呼哀哉非
倀鬼與

三恠物

漁曰李義山賦三恠物述其情狀眞所謂得體物之
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琦彰字臣
曰九規而官臣爲俊魋之狀領佩水凝手貫

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于寒浞贊韶曼于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魖焉讒魖之狀能使親爲疎同爲殊使父鱠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剛乃刻又持一物大如篲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諂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貪魃之狀兇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鉤骨箕鑊環聯琅璫城牀敗絮囚于牢狴拳梏屨校聚棘死灰僥倖得失他日復爲鳴戲義山狀物之惟可謂中時病矣

樵曰然夫惟物之爲害充塞于道路矣何所遇而非惟邪傳聲接响更相出沒捃摭人之陰私窺伺人之間隙羅織描畫惟恐刺骨之不深非惟物之爲害乎殊不知此亦豸蝨之義也何足以惟而自持哉

九月廿二日校叢書堂本 沅妹